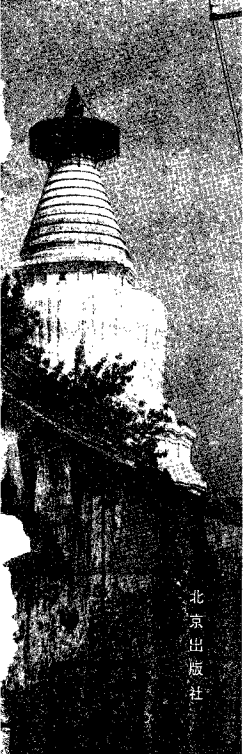


忆毛泽东主席与周震麟的交往○在毛泽东主席身边见闻○见孙中山先生记
○那家花园话旧○牛满江传(一)○北京的闷葫芦魔儿





北京出版社

北京文史资料

甲石题



第四十七辑

96
5291
13
147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089883

(京)新登字 200 号

北京文史资料

BEIJING WENSHI ZILIAO

第四十七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75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30

ISBN 7-200-02000-1/K·214

定价:4.70 元

· 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 ·

- | | |
|-------------------|------|
| 1 在毛泽东主席身边见闻 | 吴 烈 |
| 15 往事难忘忆主席 | |
| ——一个老警卫战士的回忆 | 惠金贤 |
| 28 一张珍贵的照片 | |
| ——忆毛泽东主席与先父周震麟的交往 | 周锡卿 |
| 33 黎锦熙与毛泽东 | 李振生 |
| 38 毛泽东在开国前后 | 司徒丙鹤 |
| 45 画毛主席巨像的人 | 龚 坤 |
| 60 毛主席视察密云水库 | 王敬魁 |
| 66 保健医眼中的毛泽东 | 李春福 |

· 名人资料 ·

- | | |
|---------------|-----|
| 74 见孙中山先生记 | 徐永燧 |
| 88 记先父张我军的三件事 | 张光正 |
| 95 邓拓同志访书琐记 | 萧新祺 |

· 书札摘译 ·

- | | |
|-------------|------|
| 99 康克夫人家书摘译 | 李寿朋译 |
|-------------|------|

· 科学家小传 ·

- | | |
|-------------|-----|
| 142 牛满江传(一) | 牛满川 |
|-------------|-----|

· 私家名园 ·

- 173 那家花园话旧 张寿崇
185 六十年前吾家“寸园”简记 王佐贤
189 翼弼堂小记 傅 愚

· 京城忆旧 ·

- 192 我出生成长的地方
——北京闷葫芦罐儿 台湾 常锡桢

· 武术名家 ·

- 201 民间武术家赵生堂 赵明华 赵明礼 王敬魁

· 补白 ·

康有为先生书法轶事(傅耕野,14)——胡适与电话“5400”(刘丽,37)——《王府井》一书即将出版(秦薇,94)——彭子冈与五·二〇(史会,98)——《话说老协和》的一点补充(张寿崇,191)——北海白塔信炮始末(张寿崇,200)

北京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西小院

邮编:100031

电话:6055813 6050524

本期发稿编辑:窦坤 滕振才

在毛泽东主席身边见闻

· 吴 烈 ·

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在部队已经度过了 60 多年的戎马生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肩负保卫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中央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以后继续担负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等治安警卫任务，前后长达 40 年之久。这期间，有许许多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使我久久难以忘怀。

我之所以撰文回忆当年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情景和所见所闻，目的是为了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以教育和激励后人。

见到毛泽东

我和毛主席初识是在 1930 年 10 月上旬。

那时我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七师十九团“钢一连”任班长。红军总前敌委员会决定从全军各部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战斗骨干，组建直

接保卫红军总前委毛泽东总书记和朱德总司令等首长及领导机关的警卫部队，即特务队。我被选调特务队任排长。我军在毛总书记和朱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攻占了国民党吹嘘为“铜墙铁壁”的江西省吉安县城之后，我被任命为特务队队长。当时，毛总书记住在吉安街上一个布店后边的院子里，朱总司令住在离毛总书记很近的一个学校里，总前委机关住在一个染布的作坊内。我们特务队住在离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和总前委机关不远的一个旅店里，担任警卫任务。

毛总书记和朱总司令对我们特务队的干部战士非常关心，一有空就到特务队来看一看，和我们警卫战士亲切交谈。有一天，他们到特务队看望战士们。毛总书记身穿补了补钉的灰色粗布军装，头戴一顶带有一个红五角星的八角帽，脚穿一双旧布鞋。朱总司令身着一身破旧的灰色粗布军服，打着绑腿，脚穿草鞋。

警卫战士们见到指挥千军万马、威震敌胆的毛总书记、朱总司令这样简朴，这样和蔼，这样亲切，这样平易近人，大家从心底里有说不出的感受。

毛总书记和我们一一握手后，便和大家拉起家常来。他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同志都是从各军选调来的战斗骨干，欢迎你们到总前委特务队来，今后行军作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了，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搞好团结，苦练杀敌本领，做一名合格的警卫战士。”

说到这里，毛总书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很关心地问：“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我们齐声回答：“还可以！”

“能吃得饱吗？”

“能！”

“行军打仗累不累呀？”

“我们不怕累！”

“草鞋够穿吗？”

“够!”

毛总书记听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连声说：“好！好啊！”接着，毛总书记问坐在他对面的一名战士：“你们的队长是谁呀？”

我听後，没等那名战士回话，就立刻站了起来，立正敬礼。然后说：“报告首长，是我。”

毛总书记和蔼地说：“请坐下。”

接着，面带微笑，十分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叫吴烈。”

“是不是上有口下有天的那个吴字啊。”

毛总书记一席诙谐的话，不由得把大家都逗笑了。我连忙说：“就是那个吴字。”

“那个烈字，是不是烈火的烈？”

“是！”

“今年多大啦！”

“快满十六岁啦！”

“是从哪个部队调来的？”

“从红三军七师十九团‘钢一连’调来的。”

毛总书记听后，带有夸赞的口气说：“你们十九团可是能打仗的呀！专让你们团啃硬骨头，不到关键的时候，是不会把你们团拿上去的。”

随后，毛总书记又风趣地说：“听口音你好像是江西人吧！参加红军前在家做什么？”毛总书记说话语气温和，态度慈祥，使我倍感亲切。

当听说我是江西萍乡人，参加红军前在安源路矿电气锅炉处当童工时，毛总书记说：“萍乡、安源路矿我去过多次，那里的工人生活苦得很哪！可阶级觉悟却是很高的，罢工运动对全国工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安源是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红色摇篮喽。”

最后毛总书记又问：“天天和敌人打仗，还要和敌人拼刺刀，你

们怕不怕呀？”

“刚开始和敌人打仗时，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叫，炮弹从头顶上乱飞，到处是一片爆炸声，还真有点怕，打了几仗后慢慢也就习惯了，不怕了。”

“你们想不想家呀？”

“我们出来参加红军闹革命，不把反动派消灭是不回家的。”

毛总书记听后，高兴地说：“说得对！讲得好！我们既然参加了红军闹革命，就要和反动派斗争到底，直到取得革命的胜利，打出一个穷人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来。”

接着，毛总书记鼓励我们大家说：“把你们这些优秀骨干调到总前委特务队来，我们是非常信任你们的，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你们的信任。”

我们听了毛总书记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纷纷表示要用热血和生命保卫首长的安全，做合格的、让党放心的警卫战士。

浴血阻顽敌

1930年12月，蒋介石指使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拼凑了10万兵力，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担任“围剿”红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

根据这一情况，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在江西新余县罗坊召开紧急会议。为了确保这次重要会议的绝对安全，我带领特务队的警卫战士，从首长驻地周围到每个警卫点，都认真地进行实地察看、布置，并向每个警卫战士详细交待了任务和应注意事项。

开会休息中间，毛总书记来到警卫点上，亲切地对我说：“吴烈同志啊，你们辛苦喽！今天给你吹点风，下点毛毛雨，你们特务队的干部思想上要有所准备，我们要转移到革命根据地内作战。在那

里，我们可以取得根据地人民的支援，这是我们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你们特务队要随时作好撤离罗坊的准备。”

罗坊会议结束后，总前委决定红军主力东渡赣江，特务队保卫着总前委火速赶到樟树镇。因情况紧急，我们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几条小火轮和找来的一些木船，组织部队快速渡江。为了确保总前委首长的安全，我们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并向小火轮的驾驶室和轮机舱里派了警卫。仅在一小时内，就使总前委和总部机关的同志顺利地渡过了赣江。

渡江后，部队按预定计划迅速向永丰县方向疾进。这时，我接到总部命令，率领特务队保卫总前委向东固、南垄、龙冈、黄陂、小布一带转移。总前委刚离开东固，敌人便尾随而至，扑了空。总部根据敌人的动向，下令向宁都县境内的黄陂、小布、安福圩中心区集结。

部队到达黄陂后，总前委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总前委决定：将特务队扩编为特务大队，人员增至300多，下辖3个队。任命我为大队长。

一天，总部得知在东固的敌人张辉瓒率部进至南垄，正向兴国县的龙冈地区推进。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当即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吃掉张辉瓒部。龙冈、君埠之间有个黄竹岭，岭高陡峭，连绵数十里，在此歼敌，地形对红军十分有利。总司令部指挥所设在黄竹岭一个怪石陡立、荒竹杂乱的山坡上，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就在这里指挥战斗。我带领特务大队在指挥所周围，根据地形布置了严密的明岗暗哨，戒备森严，以确保首长们的安全。

黄竹岭一仗，敌人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张辉瓒恼羞成怒，集中主力，亲自指挥向红军进行了大规模反扑。激战中，约有好几百敌人从山下拼命向山上红军指挥所冲来，总前委受到了严重威胁。

这时，红军大部队已冲下山去围歼敌人，只有特务大队守卫在指挥所周围。我当即带领两个队占领了指挥所前面的一座小山，命令另一个队保护总前委首长转移。我们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手榴

弹不多了，子弹也越打越少，步枪上了刺刀，带手枪的同志在阵地前沿堆放了一些大石头。在这紧急关头，红军部队从敌人的左右两翼包抄过来，一举将溃敌聚歼在总前委指挥所山下。总前委首长脱险了！我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对特务大队的表现十分满意。毛总书记握住我的手，夸赞说：“你们行动迅速，作战勇猛，打得好！过得硬！立了一大功！太感谢你们了。”

龙冈之战，一举歼灭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张辉瓒被活捉。紧接着红军乘胜追击，在东韶地区将敌谭道源师大部歼灭，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为此，毛总书记挥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此间，毛总书记和朱总司令等首长亲临特务大队慰问警卫战士。考虑到特务大队担负的任务很重，特意从缴获的敌人武器中挑选了一些手提式冲锋枪、轻机枪和驳壳枪武装我们。我代表全体警卫战士表示要再立新功。

让饭给老乡

这是发生在1931年4月下旬的一个故事。

那时红军主力3万余人隐蔽在江西境内的东固地区，准备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物资供应成了当时一大难题。虽然当地群众主动拿出自己的粮食来接济部队，但粮食还是不够吃，每人每天只有一斤糙米，掺上黑豆煮成饭，吃起来味道发苦。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吃不饱。没有菜吃，我们就在警戒区域内的山上挖野菜，找野竹笋尖，下水到田里、河沟里摸螺蛳、捉泥鳅当菜吃。

一天，毛泽东总书记看见驻地群众要帮助部队出发运粮，为了使老乡吃饱饭，便对我们说：“快把给我煮好的那份饭菜给运粮的老乡送去，我们怎么能让老乡饿着肚子帮我们做事呢？”说完，他朝我们扬了扬手说：“快，快送去。”

我自从被调到红军总前委特务队任排长、队长，后特务队扩编为特务大队我又任大队长以来，一直担负保卫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和其他首长的安全警卫任务，深知毛总书记等首长的伙食和我们大家一样，相当艰苦，这次他却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饭菜让给老乡吃，我心里非常受感动。马上找来十几名战士，上山挖来一些野菜，下水田、河沟摸来一些螺蛳，又从特务大队拿来一些糙米，交给炊事员说：“快！快给毛总书记做些饭菜送去。”

毛总书记知道此事后，十分关心地对我说：“你们特务大队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你们的任务又很重，粮食还是留着你们自己吃吧！可不能为了我们让战士们饿着肚子站岗、放哨、打敌人。”我说：“首长日夜操劳，可不能饿着肚子指挥千军万马……”

帮老乡抗旱

1931年9月，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我带领特

务大队保卫红军总前委和总司令部转战到了江西瑞金县的叶坪。当年毛主席给叶坪人民车水抗旱的动人情景，我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叶坪人民插过晚稻以后，过了好长时间，天也没有下雨，眼看着这年的晚稻就要歉收了，毛主席的心里很着急，他看见老乡们都在田里车水，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挤时间到田里帮助老乡们车水抗旱。

我记得有一天，正是晌午，烈日当头，田埂上的小道被太阳晒得烫脚，毛主席头戴斗笠，身穿白布衬衫，在我们的护卫下，来到村外帮老乡车水。老乡们知道毛主席工作很忙，还抽出时间帮他们车水抗旱，感动地说：“主席，您日日夜夜为我们操劳，就够辛苦的啦，您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

毛主席说：“天这么旱，收不了粮食，怎么得了，抗旱保收，也有我的一份呀。”说完，又车起水来……

毛主席车水抗旱的事，像一阵风似的传遍了叶坪。翌日，一个军民共同车水抗旱的高潮就展开了……

开荒种粮菜

1939年的春天，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时期。蒋介石对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实行重兵包围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把我军困死、饿死在陕甘宁边区，边区的物资供应极为困难。粮食不够吃，缺油少盐，更没有蔬菜吃。只好挖野菜，吃黑豆、红薯、南瓜、榆叶面。

为了克服物质生活的极度困难，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掀起了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一时间，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紧急行动起来，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之中。

这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组织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的全

体警卫人员，在离毛主席的住处枣园不远一个山坡下的操场上召开搞好生产动员大会（当时我任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大队长，负责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任务），忽然看见毛主席从他的窑洞里向我们走来，于是，我们大家急忙站起来，热烈鼓掌。

主席面带微笑，走到我们面前和蔼地问：“你们是开生产动员大会？”“是！”我立即回答。

主席听后，带有几分表扬的口气说：“这个会开得及时，开得好啊！蒋介石反动派想困死、饿死我们。那我们呢，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我看，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回答。”

于是，我们警卫教导大队的指战员，除了站岗、放哨和执行任务的以外，其余同志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扛起镢头、铁锹，奔上山岗，开荒种粮。钻进深沟，砍木头、打石头、烧砖，自己动手挖窑洞，盖课堂。还在平地开荒种菜。劳动的热情非常高涨。

毛主席看到我们警卫教导大队的指战员每天轮流上山开荒，就对我说：“你在附近也给我分一块地，我也要开荒种粮种菜。”

我一听毛主席也要开荒，心里不免有些着急，连忙说：“主席工作很忙，日夜劳累，就不要开荒种地了。”

“搞生产运动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大家一样，自己动手，参加生产劳动。”主席坚持要给他分一块地。

俗话说，恭敬不如从命。无奈，我只好在毛主席住地枣园南面不远的地方给他找了一块地。可我心里却想：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日夜操劳，工作非常的繁忙，可主席却要挤出时间和大家一起开荒种地。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

我们见毛主席也来挖地，怕他累着，就急忙帮着主席挖。

主席见警卫人员都帮他挖地，便诙谐地对我们说：“这块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说完，主席又抡起镢头，抢着和我们一起开垦荒地……

见此情景，我们大家都很受感动……

难忘纪念日

1940年2月7日，是我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一天，万里晴空，阳光明媚，我们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的全体指战员，身着整洁的灰色军装，有的佩带着手枪，有的肩扛着步枪、轻机枪，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地站在枣园沟口内的操场上，等待着毛主席的到来。

上午9点多钟，只见毛主席神采奕奕，迈着稳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陪同主席一起来的有任弼时、李富春、张闻天、林伯渠、吴玉章等领导同志，还有中央各部门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

当主席快步走进会场时，我整了整军装，然后向部队发出了“立正”的口令，接着快步跑到主席面前敬礼报告，主席即举手还礼。

随后，主席健步检阅了站在操场上的部队后，轻捷地登上了主席台。毛主席的衣着跟往常一样，穿的仍是那件补了补丁的旧衣服，但是，他的精神却很好，兴致勃勃，满面笑容。

一切就绪后，我向主席请示：“一切准备完毕，大会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主席高兴地说：“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

我有些激动地走到台前，大声宣布：中央警卫教导大队成立两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掌声过后，我接着说：“请毛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主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站起来，向大家挥了挥手，来到台前微笑着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你们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完成得很好，部队军政素质有很大提高……”

主席那鼓舞人心的讲话，不时博得全场指战员的阵阵掌声。

大会结束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我们大队部休息

了一会儿、接着，参观了我们大队办的展览室。主席被展出的粮食、蔬菜、水果、猪、羊、鸡、鸭等图表和标本吸引住了。他仔细地看了又看，不时地详细询问，开垦出来的荒地每亩能收多少斤谷子？多少斤玉米？多少斤土豆？多少斤南瓜？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最后主席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干部战士的识字本、日记本、算术本和作文本。当主席看到一个战士的一篇作文时，高兴地对我们说：“这篇文章写得还有一定水平哩，工农分子还是有办法喽。”说完，主席还很有兴趣地一字一句地读了一段……

主席快要看完展览了，我对身边的生产委员会主任蒋秦峰同志小声说：“现在我要请主席给我们题字，你快把笔墨纸拿来。”

刚刚把笔墨摆在桌子上，主席就看到了，诙谐地笑着问：“看完了还要提意见吗？”

我笑着说：“提意见、题词都好。”

主席微微一笑，便说：“那我就题个词吧！”他略沉思了一下，拿起笔来，挥毫写下了“努力学习，搞好生产”八个大字。

我们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从此，毛主席的这八个大字，激励和鼓舞着我们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的每一个指战员，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悼念张思德

当我伏案疾笔，追忆 49 年前毛主席为警卫战士张思德同志开追悼大会的情景时，一股对毛主席无比怀念和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

1944 年中央准备于次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代表们和当时参加整风运动的同志准备防寒烤火用炭，同时也为了解决中央领导同志的取暖用炭，中央警备团遵照中央办公厅的指示，组织了部分警卫战士到安塞县石峡峪庙河沟山中

烧木炭，我们派张思德同志负责这项工作。

张思德同志为了多烧炭，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干，人累瘦了，脸晒黑了，手上磨满了茧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就烧了好几万斤木炭。

9月，天气转凉了，烧炭的同志多数都返回了延安，只有张思德同志等少数几个人留守炭窑现场。

9月4日这天，张思德同志为了多烧些木炭，一个人砍倒了一棵又粗又高的青枫树，树倒后正好压在炭窑上，并碰坏了烟囱。5日，他早早起来，顶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修补炭窑和烟囱，从早晨一直干到中午，就在他最后加固炭窑正打算装窑时，突然炭窑崩塌，他被深深地埋在窑内，不幸光荣牺牲，年仅29岁。

噩耗传来，我和全团的同志悲痛万分。大家主动到山上采集野花，编制了花圈，以此来寄托对张思德同志的哀思。

我立即将张思德同志不幸牺牲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和总政治部王稼祥主任。主席当即指示：“要开一个追悼大会，我也参加。”

8日，中央警备团、中央社会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直属机关的一些同志共一千多人，在延安枣园的操场上为张思德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主席台的四周摆满了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中央机关、西北公校和我们警备团送的用松树枝和白纸花做的花圈。台上方挂着“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的横幅。正中间放着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挽联：“向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台中央挂着一面带有镰刀和斧头的鲜红的党旗。在这鲜红的党旗下，悬挂着张思德同志的遗像。

下午两点多钟，毛主席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从枣园的住所走了出来，今天他走得缓慢，一句话也没说，在任弼时、李富春、王稼祥、陶铸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会场。

我迎上前去向主席敬礼，然后接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上了